热点访谈

近日，在无锡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童明康表示，“假古董”式的街区改造和巨大的旅游压力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期特邀知名民间文物保护人士曾一智从她个人的文保经历谈“假古董”式街区改造在中国的现状。

【受访人】

曾一智 著名民间文物保护人士，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员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须谨防修缮性破坏

我想首先谈谈无锡发生的事情。无锡小娄巷的弄堂里，87岁的老人秦寅源刚收到来自江苏省和无锡市文物部门的批复，由他个人出资修缮祖屋的方案获得通过。这在江苏省尚属首例，初步估算大约需要费用70万元。他留守的这所祖宅还顽强地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江南民居形态，是省级文保单位。秦家周边都是高楼和政府推倒新建好的房屋，他的祖宅是最早建于1864年的两进平房。上世纪90年代末，小娄巷要开发，秦家与谈家两大名门后人努力将包括祖宅在内的小娄巷24处历史建筑申报为省级文保单位。为什么要个人出资修缮祖屋？因为他们担心所谓的“保护性修复”，是把原住民赶走，然后再建造假古董、假文物，搞商业开发。另一位秦山乐先生，在当地相关部门否认他家的祖宅第四进、第五进院为省级文保单位文物本体，并强制他搬走的情况下，坚持以行政复议的方式，依法取得国务院法制办认可这部分房屋为文物本体的裁决。上述两位秦先生都是秦观的后人，我对江南人士这种对家族文化传承的坚持，非常敬佩。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有对“风貌”的解释：“指反映历史文化特征的城镇景观和自然、人文环境的整体面貌。”**这个人文环境，就是人房共存的活态的历史文脉，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经数百年文化积淀形成的一种生活状态。**现在我们对历史街区的改造方式就是把原住民迁走，然后拆真建假，搞商业开发，全国都是这样，在很多城市都看到改造后的历史文化街区不仅拆真建假，还完全变成商业业态，或者将原本自然的生活场景变成了表演式的商业展示，而这种历史文脉一旦被割断是无法恢复的。

另一方面，在这种改造之前有没有做过市场调研？北京前门大街东侧的台湾一条街，将原来多层次多侧面的商住一体的历史风貌破坏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媒体报道很多商家在赔本经营。不可移动文物台湾会馆墙上的标牌上写着原有540平方米，“扩建后的台湾会馆为地上地下两层，总面积达3880平方米”，明显改变了文物原状。说到底，**我们在进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时候，需要坚持依法保护，慎言改造和开发。**

政府出资对历史文化名城老建筑进行修缮，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加强监管，否则就会失控。很多老建筑（包括具有文物身份的）都在这种修缮中丢失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变成假古董。我见过东城区的一处挂牌保护院落，建筑艺术价值很高。修缮后，拆了原有门楼，用新砖砌筑。居民让我看门楼的山墙，连梁都没有；原有的戗檐砖雕没了，换上十分粗劣的用统一模具扣出来的替代品。胡同里的青砖老墙斑驳的本是历史的印痕，却非得用水泥糊上以后打格，还要在青砖上刷涂料。含胶性的涂料对砖有腐蚀，也不符合可逆性原则，并且过段时间，墙皮就会有部分剥落，因此文物保护工程不允许在清水砖上使用含胶性涂料。修缮性的破坏现在也是一个问题。

我有个朋友去过欧洲，跟我说起有一栋具有文物身份的老楼，已很残破，但并没有拆除重建，而是采取加固的方式予以保护。加固所用的支架都露出来，窗户台上有一小堆一小堆粉末状的圆锥体，因为墙砖风化掉面了，就连圆锥体的粉末都用特殊的方式凝固在原位了。这是对于文物的真实性、完整性的一种尊重。**文物不可再生、不可复制，一旦拆毁就永远消失了。使用新砖新瓦甚至在异地复建出来的，只能是假古董。**

文量北京环线
透视城市年轮

北京地理

总第1211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飞

公主坟环岛西北侧新兴宾馆门口的和硕公主雕像，她也是“公主坟”的两个墓主之一，但陵园的遗迹已经所存无几（左图）。

建于1992年的城乡贸易中心当年是北京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新型百货商场，名字中却似乎透露了公主坟一带曾经作为城乡接合部的历史地理信息（右上）。

公主坟环岛西南侧的海军大院。包括它在内的这些神秘而庄严的部队大院间隔了公主坟一带的繁杂（右下）。

集聚混沌处，散入尘梦中

保留在地名中的古旧气息

北京以“坟”为名的地方不少。北京史地民俗学家冯其利称：“光‘公主坟’，就有38处。至少现在还保留了七八个。”但一般来说，如果有人问“公主坟在哪里”，最明确的指向就是这个西三环与复兴路交叉的地方。

公主坟的“坟”在哪儿？这是秦大爷在公主坟地铁站出口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他经常懒得指，坐在地铁站的北口朝着南边抬抬眼。这个问题在前些年被问及的概率更高，因为都传说琼瑶当年就是坐车经过公主坟，突发灵感创作了《还珠格格》。

这些天，公主坟地铁站正在施工。隔着复兴路——这条长安街的西侧延长线，公主坟被南北一分为二，隔着围栏能够看到一座灰色屋顶的古建筑，还有不少松柏环绕。“那是其中西公主的阳宅”，当年曾有两位公主安葬于此，如果以方位来区分，冯其利解释，“东公主坟和西公主坟是并列的，中间隔着五十米左右，正好对应着现在的公主坟地铁站”。

公主坟北侧普惠南里社区的潘大爷在这生活了七十年，他对这一带的地理往事的总结是：“到处都是农村”。现在，这遥远的气息还保留在几个公交站名中，例如“罗道庄”；而今天的公主坟环岛在历史上称为“王佐村”，清末改称“苑家村”，日伪时期才称“公主坟”，“文革”期间一度改为“立新街”。

城市边缘与部队大院

1969年地铁一号线完工，原来公主坟的陵园被从中间豁开，地面上修建了地铁车站和一条东西走向的大马路，相当于直线连接了复兴门外大街和复兴路。“地铁一号线公主坟站当时就叫做立新站。”被豁成南北两半的公主坟，还是保留了原来陵园的一部分。地铁一号线的贯通，拉近了北京和西郊的距离。潘大爷回忆：“那个时候，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在公主坟，我们去汽车站坐车说‘进城去’；石景山的人更边缘，就说‘上北京去’。”

上世纪80年代左右，北京修筑西三环路时，在公主坟建了一个环岛，封闭了中间那条东西走向的马路，成为一个街心公园。环岛东部后来又修了音乐喷水池，每到节日晚上开启的时候，总能吸引不少人的目光，现在则变成了北京七八十年代生人对公主坟一带的记忆载体。上世纪90年代初，三环路再次整修扩展，东西走向的马路重新启用，南北走向架起了高架桥，公主坟成为桥下的公园，分为南北两部分，被繁忙的西长安街隔开，向东是北京的腹地，往西是首钢、门头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右，陆续有大院来到了西三环。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威严的部队大院间隔了这一带的繁杂。建筑颇有特色的是公主坟环岛西南侧的海军大院，楼群都是古典式，楼顶上扣着墨绿色的檐角飞起的大屋顶——据说是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体现，“大屋顶”是他用以体现民族风格的建筑语汇之一——看起来庄重大方，不少海军子弟都戏称这个大院为“海军庙”。

如今的海军大院，每个大楼墙壁都涂抹成灰色，有人觉得它远远看起来像是一只停泊的舰艇。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对海军大院的描述乏善可陈，可是这个面积相当于两个耶路撒冷老城、人口数万的城中之城在公主坟一带显得神秘而庄严，卫兵帽子后面飘扬的带子和蓝白相间的海魂衫也带来了一丝庄严中的清爽。

现代商圈在城乡接合处兴起

在公主坟地铁北出站口，秦大爷经常被问及的问题还有：“怎么过马路啊”、“城乡贸易中心怎么走”、“公主坟南的站台在哪里”……这也是当代人理解和熟悉的“公主坟”。西三环辅路在这里被环岛和立交桥切割为不同的方向，交叉而又分散。“从公交车站和地铁下来的人，如果初次到达公主坟，都会很茫然。”在城乡贸易中心上班的刘女士，还记得自己六年前第一次到达公主坟的感受。

1992年，城乡贸易中心建成。当年，这里是北京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新型百货商场，有自动扶梯。1994年，城乡贸易中心作为国家计委和国家工商局赋予的拥有小轿车经营权的独家商业企业，还展出过小轿车。不过，“城乡贸易中心”，一直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名字，不少人认为它是因为处于城乡接合处的地理位置而命名。

三环路贯通之后，公主坟商圈慢慢兴起。1994年，公主坟西北侧翠微路上出现了北京首家开架自选和使用POS系统的现代连锁超市——物美翠微店，后来又有了翠微商厦等购物场所。潘大爷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翠微路就有了北京“文革”以后较早建成的一批小区，包括翠微北里、中里、南里；这些小区加上部队大院的生活需求，就在公主坟周边成了城乡、翠微这样的购物场所的诞生。

“集散”的不只是手机

不同的人群在公主坟一带能找到不同的需求。城乡贸易中心有老年专区，一层的超市里有各种老北京特色商品；西侧的翠微百货更为时尚，已经有不少奢侈品牌进驻。而在它们周边，更多的则是街边小店和手机市场。这里因为距离北京西站较近，流动人口多，已经发展为北京重要的手机集散地之一，二手手机贩子和小店也多，鱼龙混杂。在公主坟地铁周围的地上、栏杆上、树干上、小卖部的四周，经常能看到关于“透视麻将扑克”、“高价回收手机”这样的小广告。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心目中的公主坟，有人给出了一个生动的答案：“兄弟，要手机吗？”

还有一个属于地下的“公主坟”。1995年，城乡贸易中心开通了地下和空中两条通道——连接地铁与商场的地下通道，和连接西长安街南侧与商场二层的过街天桥。广西人韦红选择了公主坟地下通道，网络上有人称他为“公主坟男孩”，他在这里弹着吉他唱自己写的歌。这条将近300米的地下通道里人来人往，很少有人停下脚步听他的歌唱。韦红已经创作了《流浪青春》五部曲，其中有一首的歌词是：“我走在一条无人的街道，冷冷清清，我无从躲藏，像个孩子一样迷失方向……”

公主坟一带有许多这样的路边小店，叫卖吆喝不断。

公主坟地铁地下通道里的民间歌手。

在公主坟新兴桥下停靠的1路公交车（俗称“大一路”）是连接北京城区和西郊的重要公交线路之一。

谈故

公主坟环岛最早建于日伪时期

●冯其利，北京史地民俗学家

公主坟埋了两位公主，一位是嘉庆三女庄敬和硕公主，另一位是嘉庆四女庄静固伦公主。这两位同父异母的亲姐儿俩去世时，一个31岁，一个28岁。

东公主坟和西公主坟是并列的，中间隔着50米，就是现在的公主坟环岛。日伪时期在西郊建设“新北京”，公主坟正好在主路上。固伦公主的后人在东北做过骑兵司令，据说，他通过北京蒙藏学校的校长敖景文给日本建设总署送了八千块大洋，日伪政府就决定把这里作为文物古迹保护起来，并且修成了环岛。现在公主坟环岛南侧，和硕公主的阳宅旁边还有一些古白皮松和古槐。

说新

恋恋不舍的公主坟地下通道

●韦红，公主坟地铁歌手

我来北京十年了，在公主坟地铁地下通道里唱歌已有7年，几乎每个下午都来。旭日阳刚也曾在这里唱。这300米过道里曾有五拨人在唱，每个人的时段都不同，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了。说实话，唱的不好的人还不敢在这里唱。我对公主坟的感觉是，恋恋不舍吧，我对它有了感情。我去过很多城市，上海、广州，最后觉得我还是喜欢北京。这个通道太长，而且小店和人都多，把声音都吸进去了，唱歌的效果不太好。最适合唱歌的通道其实是西单地下通道，比较短，通透。我在这里唱歌很自在，城管也不来管我。我在这里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尽管我知道，路过的人，看我起码有30种不同的表情。5月10号，通道的出口就要封了。前天旭日阳刚还来了，心里都挺舍不得这里，我们一起唱，围了一些人看。

记者手记

当两种记忆在公主坟相逢

“我觉得公主坟是属于我童年的一个天堂。”80后的摄影记者说。姥姥家就在公主坟一带，所以他对童年暑假的回忆，大多和公主坟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三环路还没有贯通，西三环的高架桥还没立起，公主坟南北来往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走着就过来了，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公主坟环岛公园”，古树清风中有跳床、有音乐喷泉、有大大的棉花糖……

80年代在公主坟度过童年的北京小孩，和一个从北京西站进入公主坟的北漂，在记忆里有多少重逢的可能？张五毛写过一本小说《公主坟》，描写的是北漂的生活和情感状态。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有种冷艳的感觉。如果说国贸是北京成功人士聚集区的话，那么公主坟就是多数北漂青年的聚集区，这里是去往北京南部郊外和西部郊外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的建筑、人群似乎更能体现北漂人群的生存状态。小店林立，交通复杂——吵闹而焦虑的一个地方。”

责编 耿继秋 图编 高玮 美编 顾乐晓 责校 郭利琴